



《诗经·蒹葭》与上古学宫、学官礼制

尹荣方

摘要:《诗经·蒹葭》诗旨与男女爱情无关,诗中的“蒹葭”“白露”是时令的象征,在上古月令政治中,这个季节意味着人们离开田野,“入室”与进入学宫“学习”;诗中描述之“在水一方”之景,与上古学宫(辟雍、泮宫)之用水阻隔正同;“伊人”非指某女郎,其本义为乐官、太史之类的贤人,上古乐官、太史之类的人物正负有教育年轻人的职权,是古代的学官;本诗作于秦襄公时代,秦襄公是有为之君,《蒹葭》诗旨,非讽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而是冀望襄公进一步步武周礼,以兴学育人也。

关键词:《诗经·蒹葭》;月令;学宫;史官;周礼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1-0109-07

一、毛、郑关于《蒹葭》诗旨的解说

《蒹葭》是《诗经》中的名篇,全篇三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中的《秦风·蒹葭》一诗,由于其文字境界迷离缥缈、婉秀隽永,赢得古今无数赞誉。然此诗堪称难读,其诗旨,言人人殊,大体言之,有“刺秦襄公”“思慕隐居贤人”“不可远人求道”“百里奚荐蹇叔”“秦穆公访贤得贤”“招隐难致”“刺好遐游而不返者”等说^{[1]1061-1062}。近现代学者多以此诗为情诗、恋歌。家井真则以为此诗是

“祭祀中用的礼仪歌。唱这种歌的目的在于通过祭祀水神祈求雨水,以获得谷物丰收”^{[2]188}。诸说中,以《诗序》的“刺秦襄公”说影响最大:

“《蒹葭》,刺秦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3]422}

《诗经》时代是礼制时代,《蒹葭》诗必关乎彼时之礼制,所以《蒹葭》诗旨,当结合周礼说之,乃能获其底蕴。毛、郑等人之说,或得之传承,他们皆以为此诗是秦襄公时代的作品,这大约没问题。唯《诗序》的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以及郑《笺》的“未习周之礼法”,似过于宽泛与抽象,使人难得其旨。周礼具有丰富的内容与形式,秦襄公是有为之君,《秦风》多有美之者,如《驷驖》,述襄公行“冬狩”之礼,《诗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圃之乐焉。”^①《诗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郑《笺》:“作者叙外内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3]414}则襄公并非不能用周礼之国君。

收稿日期:2020-01-02

作者简介:尹荣方,男,上海海关学院教授(上海 201204),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神话学研究。

其实秦人之用周人礼仪,不自襄公始,如《车邻·序》以为美秦仲:“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3]408}《车邻》诗中有“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诗中“鼓瑟”“鼓簧”的君子,很有可能是秦人的“乐官”,《车邻》中又有“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之句。“寺人之令”,此“寺人”,毛《传》:“内小臣也。”后人以阉人之类的内臣解释,这明显是不明上古官制、礼制的不合理解释。清代学者王先谦根据《韩诗》“寺人之令”作“伶”云“使伶”,论证“令人”是乐官:

《左襄二十九年传》服虔注:“秦仲始有侍御之臣。”是寺人即侍臣,盖近侍之通称,不必泥历代寺人为说。“令作伶,云使伶”者,《释文》引《韩诗》文。考案经典,凡命令、教令、号令、法令等用“令”字者,皆尊重之词。至使令,亦间用之,盖出自假借,当以“伶”为正,故《韩》以“伶”易“令”也。《说文》“使”下云:“伶也。从人,吏声。”“伶”下云:“弄也,从人,令声。”此其本义可以推见……《广雅·释言》:“令,伶也。”《玉篇》:“令,使也。”与《说文》训解其源皆自《韩诗》发之。古乐官称伶,乐人称优,不称伶,唐后遂为乐人专称,“使伶”之义,无有能言之者矣。^{[4]436}

王先谦发现作为“内小臣”的“寺人之令”,实际上具有乐官身份,他从表示乐官之意的“令”是“尊重之词”,发现“寺人之令”在宫廷中的地位不低,是受人尊重的协助秦君发布命令、教令、号令、法令的乐官(伶),这样的“伶”,上古时代是掌握天文历法、仪礼等知识的君子式人物。

礼乐礼乐,离不开“乐”。毛《传》于“并坐鼓瑟”下云:“又见其礼乐焉。”清代学者陈奂说:

燕礼,公以宾及乡大夫皆坐乃安,此并坐之义也。并坐与鼓瑟不连读。燕礼鼓瑟在堂上,有工坐之文,或据之以解诗并坐为乐工并坐。然鼓簧在堂下,诗亦言并坐,将作何解乎?《传》中“又”字,冢上章不冢上句。燕礼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此升歌三终也。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此笙入三终也。诗上章“寺人之令”,言见其侍御之好,

鼓瑟则又见其笙歌矣。鼓簧则又见其笙入矣。《传》云:“又见其礼乐焉”者,乃承上合下以释之。^[5]

可见,秦仲之好礼乐,是见诸于《诗》的。秦仲为襄公之祖父,他的好礼乐,被认为“有德”,似甚为有识者所称道,《国语·郑语》云:

威公问史伯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隳也,且大,其将兴乎!”^{[6]476}

郑玄《秦诗谱》云:

秦者,陇西谷名,于《禹贡》近雍州鸟鼠之山。尧时有伯翳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赐姓曰嬴。历夏、商兴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孙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孝王为伯翳能知禽兽之言,子孙不绝,故封非子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秦仲之孙襄公,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王城,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3]405}

郑玄《秦诗谱》所言秦事,本于司马迁的《史记》,可见,秦人浸淫于周礼日久,至秦仲时代,为周宣王大夫,礼乐渐兴,国力渐强,而至秦仲之孙襄公,有讨戎救周之功,更被列为诸侯。《史记·秦本纪》:“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7]179}可见襄公时代,秦国在礼制之路上取得长足进步。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听了秦乐后云:“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8]552}服虔注:

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狩之事。其孙襄公列为侯伯,故有“蒹葭苍苍”之歌,《终南》之诗,追录先人《车邻》《驹骖》《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4]435}

清代学者陈乔枏认为服虔的意见,“与毛序不同,是据鲁诗为说”^{[4]435}。服虔此注很值得注意,因为他不仅指出秦仲时代开始礼乐的创制,而且明确说明《蒹葭》《终南》等诗是步秦仲后尘,是秦人进一步追求、创制礼制的产物,所以被知礼的季札认同为“夏声”。

然则《蒹葭》一诗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之说，值得商榷。毛、郑于《蒹葭》诗之旨意，或有未达之处。唐代孔颖达《正义》申毛、郑之说云：“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3]⁴²²孔颖达以秦襄公未能用周礼教育秦人对毛、郑之说作了申说，虽不离“讽刺”之意，然未泛泛言之，而以为此诗关乎“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之“教育”礼制，给人以一定启发。

二、蒹葭、白露的时令意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一诗之“蒹葭”和“白露”无疑是重要意象，关乎诗旨。蒹葭就是今人所说的芦苇。毛《传》：“苍苍，盛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时成，国家待礼然后兴。”说得仍嫌抽象，蒹葭、白露与礼之关系，读来仍不甚明了。清人王先谦说：

魏源云：“《毛传》谓露凝为霜然后岁时成，国家待礼然后兴，然则下章‘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何以取兴乎？故知诗以霜兴肃杀，非兴礼教。”^[4]⁴⁴⁸

我以为，蒹葭、白露是表时令之物，《太平御览》卷十二《天部》引《诗含神雾》曰：“阳气终，白露为霜。”宋均曰：“白露，行露也。阳终阴用事，故曰白露凝为霜也。”王先谦认为，这是齐诗的说法^[4]⁴⁴⁸，以为白露凝霜是表时令。诗人注目于蒹葭、白露，是因为两者乃上古时令政治中的重要物候，在月令政制中，一定的物候与一定的政治及生产、礼仪性活动相应，这大约是诗人用蒹葭、白露起兴的原因了。蒹葭、白露作为主要物候，这在上古的月令类典籍中均有记载。《大戴礼记·夏小正》：“七月……秀苇。”《诗·豳风·七月》：“八月萑苇。”《豳风·七月》又有：“九月肃霜。”说九月是霜降的时节。这个时节，相应的有“授衣”“入室”“学习”等“政令”，《豳风·七月》：“九月授衣。”毛《传》：“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夏小正》九月：“王始裘。”《周礼·天官·司裘》载司裘之职：“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功裘，卿大夫

所服。”^[9]²³⁵除了授冬衣，霜降时节更重要的任务是“入室”与“教学”。《礼记·月令》“季秋”载云：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

郑玄注：“为将飨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孔颖达正义：“其习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壮成就之义，欲使学者艺业成故也。”^[10]⁵³⁴秋冬寒冷，农事已毕，人们穿上冬衣，转入室内过冬，这在上古是必有之事，《诗·豳风·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说得很明白。

寒冷季节人们入室而处与对年轻人的教育同时并行，《汉书·食货志》所谓：“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王先谦《补注》云：“《白虎通》云：‘序者，序长幼也。’又云：‘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11]¹⁵⁶⁹《吕氏春秋·季秋纪》《淮南子·时则》所载略同。高诱注《吕氏春秋》云：“是月上旬丁日，入学宫吹笙竽，习礼乐。”^[12]⁴⁷⁰。

我们所尤关注的是霜降之后的“教学”事项，它无疑是这个时节上古政俗的重要内容。当然古代典籍所载教授年轻人之活动不限于霜降之后，《大戴礼记·夏小正》：“二月……丁亥，万用入学。”卢辨注：“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13]³¹二月的“丁亥日”，年轻人要入“大学”去学习“万舞”这种含有很多知识及道德内容的乐舞。《礼记·月令》：“正月……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14]⁴¹⁸⁻⁴²⁹

霜降之后的教学活动具有悠久历史，因为这时田间生产停止，人们转入室内活动，这个时节举行礼乐等教学活动是最自然的。然则毛、郑诸人将《蒹葭》诗与秦襄公“未能用周礼”、“未习周之礼法”相联系，或缘于此欤？抑或毛、郑诸人只是传承前人之说，他们于《蒹葭》诗与具

体周礼的关系,亦不甚了了,故泛泛言之。我以为《蒹葭》诗以蒹葭、白露为霜“起兴”,在上古月令时代,其意人们必易于了解,因为“霜降”后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入室兴学之时,故《蒹葭》时代秦人读此诗,是不会觉得晦涩费解的。

三、“在水一方”与上古学宫

《蒹葭》诗之所以无与于“授衣”之事,而关乎学宫“教学”之礼,乃是因为诗中描述之“在水一方”之景,与上古学宫(辟雍、泮宫)之用水阻隔正同。上古学宫名称不一,有辟雍、泮(颿)宫等名。《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颿宫。”郑玄注:

学,所以学士之宫。《尚书传》曰:“百里之国,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三里之郊……”尊卑学异名。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颿(或作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10]370}

关于辟雍、泮宫,歧说甚多,后人不甚明其体制。但辟雍、泮宫必有水阻隔,却无异议。《大雅·灵台》毛《传》:“水旋丘如璧曰辟雍。”泮字从水,也是证明。《说文》水部“泮”下云:“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有墙,从水半。”^{[15]984-985}《诗·鲁颂·泮水》郑玄《笺》:“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诸侯宫异制,因形然。”^{[3]1396}《白虎通义》卷六有专章论“辟雍”:^{[16]259}“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辟雍与泮宫都是三面环水,为半圆。酈道元《水经注·泗水》对鲁国之“泮宫”遗址曾作描述:

(灵光)殿之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台南水东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台西水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咸结石为之,《诗》所谓思乐泮水也。”^{[17]594-595}

作为彼时“大学”的泮宫之存在是毫无问题的,杨宽先生认为西周“大学”的特点有三:一是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

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集居,水池中有鱼鸟集居。二是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也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三是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18]667-674}。古书所载辟雍、泮宫,歧说甚多,但其职能多端,包括为贵族子弟学习之处,有学宫之义,有水环绕,则是可以肯定的。秦襄公步武周礼,兴修这样的学宫,组织贵族青年入室学习,当非难事。

四、“伊人”为乐官、太史之类的学官

《蒹葭》诗中的“伊人”,毛《传》:“伊,维也。”将“伊”解成语助词。但《说文》人部“伊”:^{[19]1461}“伊尹,殷圣人阿衡也。”清代学者曾钊在《诗毛郑异同辨》中据此指出:“伊本非发声之用。”^[20]《蒹葭》诗中的“伊人”,如曾氏所说,不必是语助词。

关于伊尹,孔颖达《诗·商书·长发》正义引郑玄《尚书》注云:“伊尹名挚,汤以为阿衡。”又曰:“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谓之伊尹。阿衡则其官名也。”^{[3]1461}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的说法不同。《史记》司马贞《索引》似乎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孙子》兵书:‘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倚倚而取平……非名也。”^{[7]94}阿衡是官名,尹也是官名。我们先来看“尹”字,《说文》又部:“尹,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3]1461}孔广居《说文疑疑》云:“尹当作𠄎,从又从丨。又,手治之也。丨,上下通也。治当通乎上下也。丨亦声。”李孝定先生引孔说云:“孔氏并改篆文作𠄎,尤冥与古合。惟谓所从之丨许训上下通之丨,则初民之制字尚不知隐含此深奥之政治哲理。窃疑尹之初谊当为官尹,字殆象以手执笔之形。盖官尹治事,必秉簿书,故引申得训治也。”^{[19]908}

古代典籍中,尹与史所掌者常常相同,“史”字,《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此字字型,就是一人拿着“中”的意思,而“中”字,《说文》“丨”部:“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与“尹”字之意相同。我以为孔广居说“尹”所执者为丨并不错。上古尹、史或不

分,《大戴礼记·保傅》:“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卢辩注:“史佚,周太史尹佚也。”^{[13]55}“尹”作为史职,在甲骨文已见,如“三尹”(《合集》32895)、“甲尹”(《英国所藏甲骨集》2283)、“多尹”(《合集》19838)等。王国维《观堂集林》中说:

作册、尹氏皆《周礼》内史之职,而尹氏族为其长,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大师同秉国政……然则尹氏之号,本于内史,《书》之庶尹、百尹,盖推内史之名以名之,与卿事、御事之推史之名以名之者同。^{[20]274}

“尹”与“史”的职权多有交叉重叠,但“尹”职要高于“史”,如“伊尹”于商、尹佚于周,皆据王以下的要职。许倬云列举周代史、尹的职权后指出“尹是内史之长,史只是尹的僚友”^{[21]219}。

史所拿的“中”,同样有不同的看法,或以为是算筹,或以为是“简”,也就是当时的“簿书”。章太炎、董作宾、朱希祖等人也都认为所谓“中”,也就是简册。王国维将两说加以调和:“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20]275}史无疑是当时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掌管的主要是天文历法、祭祀、占卜、制禄、命官等国之大事。其中尤为重要是测天以制定历法,王国维对此点似未尝言及,然姜亮夫先生曾明确指出,此“中”,为测影定时之“表”^{[22]6}。李婷婷以为此“中”为规矩之“规”^[23]。“规”也是用来测影的。萧兵同意姜亮夫“表”的看法,他又同意“中”是“算筹”,并且将两者加以调和^④。在月令时代,时节的测定关乎政令的颁定,所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为统治者所看重,《管子·四时篇》所谓“圣王务时而寄政焉”。尹知章注:“谓顺时而立政。”^{[24]855}这大约就是“中”或“丨”出现在“史”“尹”之类的文字中的原因了。

上古乐官与史官常不分,《国语·周语上》说:“瞽史教诲。”韦昭解释道:“瞽,乐太史;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国语·周语下》单襄公所言:“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国语·楚语上》楚国左史倚相云:“临事有瞽史之导。”都将乐官的“瞽”与“史”相提并论。所以顾颉刚先生曾说瞽、史“其术甚易相通”^{[25]224}。乐官与史的职事常交叉,所以

人们以同类视之,但他们的职事未必完全相同。乐官与史相同的职事如韦昭说的“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从共同作为“教官”的角度看,乐官主要通过乐舞传授知识与某些价值观念,这或许是传授知识、教育后人的更古老的形态。《尚书·舜典》中的乐官“夔”就是用乐舞来教育“胄子”^⑤。《周礼·春官·大司乐》对乐舞的教育功能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⑥让本族的年轻人学习这样的大舞,正是为了让他们了解本族的起源及其历史,这有利于氏族凝聚力以及氏族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形成,自然也有利于氏族的繁衍与发展。

《蒹葭》诗旨,毛、郑、服虔等皆以为关乎礼乐,则诗人所思之“伊人”,或如郑玄所说“是知周礼之贤人”,也即“尹”“史”“乐太史”之类的人物,不必如今人所说,为某“女郎”也。今人每以思慕追求意中人说《蒹葭》,是无视《秦风》诗之礼制环境,纯属臆测。“伊人”又见《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所谓伊人,于焉嘉客”。诗中“伊人”,正指贤人。《白驹·诗序》:“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又诗中有“而公尔侯”之句,以公侯望于“伊人”。则诗中“伊人”肯定指非同一般的“贤人”,而《蒹葭》诗之“伊人”也正是这一类人物。

五、“溯洄”“溯游”与“逆礼”“顺礼”

“蒹葭”“白露”表时令,“伊人”为“史”“乐官”之类的明于礼仪“有道有德”的贤人,“在水一方”,关乎“泮宫”之类的学宫。如果我们上面这些说法不错的话,则毛、郑关于“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等的解读未必没有根据。毛《传》:“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礼则莫能以至也。顺流而涉曰溯游,顺礼求济,道来迎之。”郑《笺》:“此言不以敬顺往求之,则不能得见。以敬顺求之则近耳,易得见也。”孔颖达《正义》申说道:

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是知周礼之人在于何处?在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既言此人在水一边,因以水行为喻。若溯洄逆流而从之,则道阻且长,终不可见。言不以敬顺往求之,则此人不可得之。以溯游顺流而从之,则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见。言以敬顺求之,则此人易得。何则?贤者难进而易退,故不以敬顺求之,则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顺求知礼之贤人,以教其国也。^{[3]423}

这里毛、郑等人的解释,很可能是古来的传承,值得重视,虽说毛、郑于此也有语焉不详之处,而孔颖达的正义,申毛、郑则似得其旨。我们细玩《蒹葭》诗意,是作者于深秋水边,见蒹葭茫茫,白露凝霜,为水所阻隔之小渚隐隐可睹。因思周之礼制有于冬闲季节,年轻人至学宫学习之举,于是心念我秦君日兴礼乐,而学宫教学之礼尚未之行。兴学,关键在学官(贤人)难得,若能顺礼求之,其人必可得也。诗人之意,未必是讽刺,因为襄公是有为之君,周之礼乐,于秦国多有赖于襄公行之者,故作此诗,以见冀望之意焉。

又《蒹葭》三章“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

水出其右则沚已在左,诗下言“宛在水中沚”,上即云“道阻且右”,盖言逆流从之则随水出其右而难至,顺流从之则可自右而左,至其沚也。周人尚左,故《笺》以右为迂回。胡承珙曰:“右逆而左顺,故礼皆袒左,请罪乃袒右:吉礼交相左,丧礼交相右。此言‘道阻且右’,亦谓逆礼则莫能以济。下文‘宛在水中沚’,则言顺礼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26]385}

马、胡诸位学者可谓眼光如炬,他们的发现对今人理解《蒹葭》诗旨,很有意义。然则此诗作者冀望襄公顺礼、兴礼之意,于诗中之细节,亦曲曲传出也。

余 论

综上所述,可知《蒹葭》诗绝非所谓爱情诗,也不是如毛《传》、郑《笺》所说的讽刺秦襄公不

能用周礼。毛、郑之说虽未必合理,然他们去古未远,似已觉察本诗与周礼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或得之古来传承,所以他们的解释也并非全无可取。泮宫制度是上古诸侯国的重要礼制,得(贤)人与否也是上古政治中的大事,这样的事与人形之歌咏,并不偶然。而郝懿行《诗问》:“《蒹葭》,思隐也。时有高士,隐于水滨,潜深伏隩,可望不可即,君子叹美之。”^⑦虽不能说绝无道理,但离开了学宫、学官礼制归纳此诗诗旨,有点以后世之情事况上古之嫌,总觉隔了一层。

其实,《蒹葭》诗之涉及学宫、学官之礼制,《诗经》中尚有内证,《小雅·菁菁者莪》“序”云:“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⑧《菁菁者莪》的主旨是育才,古今少有异议。且此诗之前二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毛《传》:“中沚,沚中也。”都写诗人在“学宫”见到“君子”时的欢悦之情。二章之“在彼中沚”,不就是《蒹葭》三章的“宛在水中沚”吗?而《菁菁者莪》诗中的“君子”,他作为学官,职能同于《蒹葭》中的“伊人”。上古学宫都有水环绕,《菁菁者莪》末章云:“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写诗人乘舟跨水来到学宫后见到君子后的喜悦,《蒹葭》则是表现对“伊人”(君子)的向往,写他渴望去到“沚中”的学宫向心仪的“伊人”求学的愿望。两诗的意蕴,实有相通之处。

注释

①《秦风·驷骖》所描写的是秦襄公行“冬狩之礼”,此“狩”非一般的打猎玩乐,所以国人美之。(参见尹荣方:《冬狩之礼与〈秦风·驷骖〉》,载赵述夫主编:《先秦文学与文化》第三辑,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②清代学者曾钊云:“《秦风·蒹葭》首章‘所谓伊人’,《传》:‘伊,维也。’《笺》:‘伊当作絜,絜犹是也。’钊按:《传》本《释诂》,彼郭注云:‘发语辞。’《左传襄十四年》:‘絜伯舅是赖。’杜注云:‘絜,发声。’据此,则伊絜二字义本通。《说文》:‘伊尹,殷圣人阿衡也。’伊本非发声之用。《尔雅》《毛传》训维,意为伊为絜之假,故《笺》申之云‘当作絜’,《正义》以为易《传》,误矣。《正义》申毛云:‘所谓维,是得入之道。’盖用王肃之说,毛不其然。”(转引自刘毓庆等撰:《诗义稽考》第四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6页。)《秦风·蒹葭》与《小雅·白驹》都有“所谓伊人”句,两者的内涵应当是一致的。孔颖达与曾钊之

解释伊人之“伊”为“维”，又指出“得入之道”可释“维”，此解或符合两诗之诗旨。③段玉裁注云：“伊下云：‘尹治天下。’《广韵》曰：‘正也。进也。’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许慎似又以“伊尹”为“正治天下”之意了，从伊尹佐汤的事迹看，他似乎当得这样的称号。④萧兵说：“其实这种‘中简’作为算筹，跟姜氏所言‘中’为测影定时之‘表’，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它们作为微型神圣中杆，都有正确测定天时，从而正确揣知天意、正确传达天命的功能。这种功能既是宗教性，又是世俗性的。（见萧兵著：《中庸的文化省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⑤《舜典》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胥子。”孔传：“胥，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⑥上古担任教官的乐官是所谓“有道德”者，郑玄注云：“道，多才艺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乐教胥子是也。死则以为乐之祖，神而祭之。”（见《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33-834页。）可见上古的乐官地位甚高，所谓的“乐教”，一定与之相关。⑦姚际恒《诗经通论》也持“思隐居贤人”说：“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姚说及郝说皆见张树波编著：《国风集说》下册，第1062页。⑧孔颖达《正义》云：“作《菁菁者莪》诗者，乐育材也。言君子之为人君，能教学而长育其国人，使有材而成秀进之士，至于官爵之。君能如此，则为天下喜乐矣，故作诗以美之。”（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册，第629页。）

参考文献

- [1]张树波.国风集说: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2]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M].陆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3]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4.
[6]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杜预.春秋左传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9]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3]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16]陈立.白虎通疏证[M].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17]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8]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9]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3卷[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五十,1970.
[20]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1]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4.
[22]姜亮夫.“中”形形体分析及其语音演变之研究:汉字形体语音辩证的发展[J].杭州大学学报:第14卷增刊,1984(2).
[23]李婷婷.“史”为以手持规说[J].汉字文化,2012(3):66-70.
[24]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6]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The Book of Songs·Jianjia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Ritual System in Ancient Times

Yin Rongfang

Abstract: The purport of *Jianjia in the Book of Song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Jianjia” and “Bailu” in the poem are the symbols of the season. In the ancient Yueling politics, this season means that people leave the field, “enter the house” and enter the school to “study”; The scenery of “in the water side” described in the poem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water barrier of ancient school palaces (piyong and Pangong), “Yi Ren” does not refer to a girl, its original meaning is a virtuous person such as music official and Tai Shi. The ancient music official and Tai Shi had the power to educate young people, and they were the academic officials of ancient times. This poem was written in the era of Emperor Xianggong of Qin Dynasty. Xianggong was a promising king. Instead of satirizing Emperor Xianggong’s inability to use Zhou rites, it hoped that Emperor Xianggong could further step up Zhou’s rites and educate people by setting up school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Jianjia*; Yueling; Xuegong; historiographer; Zhou Li

[责任编辑/原孟]